

文選

冊七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四言

賦癸

情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

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嫺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

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

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爾雅曰崑者歷屢注謂山峯頭巉崑然言雲氣形似於山

王問玉曰此何氣

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

怠而晝寢

鄭玄曰寢臥息也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

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

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

為高唐之客

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薦進也欲

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山南曰陽

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

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暎兮若松樹樹茂貌如暎暎也徒對切樹直豎貌音時其少進也

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

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韓詩曰偈桀佻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旂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

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偈居竭切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湫兮涼貌

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

可方今猶正今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

矣萬物祖矣廣闊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上屬於天下見

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

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

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會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

折曾重也謂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石勢不生草木臨大阬之穠水說文曰秦謂陵阪曰

橫斜而上

阨丁兮切周禮曰以儲畜水字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

湔林曰穡積也與畜同抽六切湔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

謂水波騰貌湔謂切潰水相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

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

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田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勢薄

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隘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

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却崕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崕聚

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礫礫礫而相摩兮磴震

天之礫礫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巨石

溺溺之漚漚兮沫潼潼而高厲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漚漚石在水

屬起也漚蒼曰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說文曰澹澹水

浮去遠貌溶溶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

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霈浦大切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

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鵠鷹鷄飛揚伏竄

妄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

鷄鷙鳥也與照切字林曰竄逃也

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股戰脅息安敢妄摯

股戰猶股慄也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水北也暖

故魚鼈游焉龜鼈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蜿蜒中阪遙望

鱗甲翼魚腮邊兩鬣也蛟螭蜿蜒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

掇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蛟於危切蜿蜒於袁切玄木冬榮煌

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

椅垂房糾枝還會

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長與葉閒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

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句曰糾

徒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小東西施翼猗昵豐沛

藹文也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東西施翼猗昵豐沛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綠葉

昵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昵以招搖猗於宜切昵於危切綠葉紫裏丹莖白蒂

裏猶房也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

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長吏隳官賢士

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失志尚書曰股肱情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隳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為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

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盤岸巘岈振陳磴磴王逸

楚辭注曰巘岈山銳貌振已見上林賦音振李磬石險峻傾崎嵒隤

奇曰振整也陳列也磴磴高貌方言曰磴堅也

堦蒼曰崎嶇不安也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勢如相追陬互橫悟背穴

偃蹠廣雅曰陬角也側溝切悟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

如有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悟逆也路有橫石逆當

其前背卻也穴孔也交加累積重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

卻又當山之孔穴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嵒仰視

益其高嵒嵒上重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俯視靖

嶸峩寥窈冥廣雅曰靖嶸深直貌寥寥空深貌靖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

其水洋洋避立之處如熊之在樹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

出悠悠忽忽怛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

不知所斷楚辭曰怛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

貌招取驕切使人心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賁育之斷不能為勇賁孟

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卒愕異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

與選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選見也午故切愕

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縱縱莘莘衆多

之貌說文曰纒冠織也纒與纒同所綺切詩曰魚在藻有莘

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莛往來貌若出於神狀似

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秋蘭

荳蕙江離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干一名

蓮史記為射干漢書音義曰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依倚貌

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依倚貌

越天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雀鳥之通

哀鳴嗷嗷王鵙鸚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爾雅

王鵙鸚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爾雅

黃郭璞曰其色鵙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鵙鸚方言曰或謂鵙黃為楚

雀廣雅曰楚鳩一名鵙鸚爾雅曰鵙周郭璞曰子鵙鳥出蜀中或曰

即子規一名姊歸鵙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

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山絕望當年遨遊一本云子

愁思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當年遨遊一本云子

文選卷十九

四一中華書局聚

世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
有方

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

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

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進純犧禱璇室
進謂祭也

共也人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進純犧禱璇室禱祭也尚

書曰神祇之犧牲性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醺諸神禮太一祭

子曰岷崙之山有傾宮旋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醺諸神禮太一祭

也子肖切史記曰宜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

旒旒合諧紉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即祝所傳辭

也畢竟也旒旒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於是調謳令人怵悵慙悽

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紉引也音抽於是調謳令人怵悵慙悽

脅息增欬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

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徧告衆士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晏曰以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鄭玄以

為枚止言語囂謹也弓弩不發罍罍不傾涉潏潏馳莘莘
潏潏水廣貌爾雅

枚狀如箸橫銜之曰莘蕭蕭郭璞曰今賴蒿也邪生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

亦可食說文曰莘莘草貌音平忽蹄足灑血
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閒而獸

忽蹄足灑血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與玄服建雲旒蜺爲

旌翠爲蓋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

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

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

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

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

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

悅紛擾喜也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

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有

可記識也髣髴見不審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

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

文選卷十九 五 中華書局聚

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瑋態不可勝贊勝盡也其始來也耀

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其少進也皎

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

華温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

色也為明切曄盛貌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

紈綺績盛文章馳施也綺五色也蒼頡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

被袿裳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襪不短纖不長說文曰襪衣步裔裔兮曜殿

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嬾被服悅薄裝裔裔行貌毛萇詩傳

美也他臥切說文曰悅好也與婉同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

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

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兮

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慎子曰手嬌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嬌音牆近

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近看既美復宜

遠望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尙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

莫覩王覽其狀其狀義我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

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己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方小切眉聯娟以蛾揚

兮朱脣的其若丹聯娟微曲貌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嬋

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躡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姍也說文曰婉

靖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嬋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

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

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

衽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衽衣衿也自矜嚴也澹清靜其悵嫵兮性沈詳而不

煩澹靜貌悵和也嫵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聲類曰悵見魏都賦嫵已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嫵悅也說文曰嫵

文
選
卷十九
六
中華書局聚

靜也蒼頡篇曰嬌密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

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

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幃牀帳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

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

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

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

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頰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頰怒色青貌切韻匹迥切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色而自

矜持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

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歡情未接將辭而

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

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

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與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

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闐然

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

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姪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獻

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

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

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

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遺自解說也有說則止

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

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

陽城迷下蔡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貌廣雅曰嚙嚙故故喜也陽城然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

其妻蓬頭攣耳齟脣歷齒

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攣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齟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疎也

旁行踽儻又疥且痔

踽儻區儻也廣雅曰區儻曲貌區央矩切儻力主切說文曰疥瘡也痔後病也

登徒子

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

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

德謂不如彼矣

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為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

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子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

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

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

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

出咸陽熙邯鄲從

容鄭衛溱洧之間

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

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鶉鷩喈喈羣女出桑

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

大路兮攬子祛

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

路逢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

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

妙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

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

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恍失意貌體

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

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

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

自絮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

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微辭

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

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

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

還度輓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
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
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權情交集豈常辭
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
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
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元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

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然京城謂維陽東藩即鄴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

背伊闕越轅轅

伊闕轅轅見東都賦

經通谷陵景山

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廼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

田

衡杜衡也臯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

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

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陽林一作